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
第十二回 巨眼識英雄願招快婿 慧心推閨閣欲試真才

燕影穿簾，鶯聲織柳，誰人不願關雎偶？枝成連理本非難，牽絲暫借童兒口。才略果驚，人情已有，千里姻緣氣誼厚。爾能各獻成好述，可知本領由天授。

卻說張武領了言語，次日即走進裡邊假意說，我們相公要討兩碗茶吃。卻好劉老早已起身，正與妻子商議，欲將沈張兩個招為女婿，院君也甚願意，說道：「就是他們有了妻子，我女就做個側室也不妨事，只是不知女兒心下如何？少停，女兒出來，待我探問一番。諒來斷無不願之理。」劉老道：「不差，婚姻大事雖是父母之命，亦須女兒自己情願。」剛說到這裡，只見兩個女兒已再再地出來，上前叫過爹爹、母親，就在一旁坐下。劉老欲要與女兒開口，見張武已走到跟前。劉老便問道：「管家起得這般早！」張武道：「因兩位相公要想吃茶，故叫小的來告取。」劉老聞言，即對大的女兒道：「月華，你去把我的武彝茶拿來，叫丫環們泡兩盞出去，與兩位相公吃。」月華小姐答應著即去取了出來。張武假意驚道：「這位就是大小姐麼？怎麼與這位小姐面龐相仿。大約那一位就是二小姐了！真是一般廿四分的人材，不知可曾受茶否？」劉老道：「只因揀婿艱難，所以還未受茶。」張武道：「可惜我們兩位相公俱已娶過親的，不然匹配起來倒是佳人才子，天上有世間無的兩對好夫妻了。」劉老道：「原來你兩位相公俱已娶過親的！這倒不妨。只要人材相對，便做個側室也是心願。我欲將兩位小姐配與你家兩位相公，煩你轉達何如？」張武道：「小的就去說來。」轉身而出。

約有一個時辰光景，復還內堂來說道：「我們兩位相公聽見姑娘美麗，又承員外美意，著實感激不盡。只是還有四件難事，不敢從命，教小的進來辭謝。」劉老道：「那四件？」張武道：「兩位相公說，第一件，已經有了妻室，若欲屈尊小姐，卻是不敢。第二件，不奉親命，豈可擅專！第三件，出門之人，財禮不週。第四件，我們兩位相公都是浙江人氏，若然娶了，必須同返家門，又恐員外捨不得遠離。有這四件難處，所以不敢從命。」劉老大笑道：「前三件有我作主，況是我自己情願，就是財禮不備，我也並不要索什麼重聘。末後一件，我卻籌之熟矣，不須兩位相公躊躇。少停待我當面來說便了。」張武答應了出去，不提。

再說那劉老夫妻將欲招沈、張二人為婿的情節仔細說與女兒知道，又道如此人材，休要當面錯過。況是受他救護之恩，就做了側室也論不得許多。那大小姐月華，二小姐月英，見父親這般說法，不覺面漲通紅，低了頭暗暗轉念了一回，便一齊說道：「父母之命，女兒們豈敢有違！只是婚姻大事，還須酌量而行。據爹爹所說，他們法術厲害，後日必為國家柱石。但以女兒們想來，法術二字究是左道旁門，不足登大雅之堂。若能精於文才武藝，再以法術相輔而行，便是不凡之輩。否則恐非正道。況女兒們平時也學些武藝，昨晚強徒到來，本欲出去迎敵，因知有客在外早已用法阻擋，是以未便輕出。但其武藝究竟不知如何？在女兒們的意思，必須與他們比較一回，見見他兩個的真實本領，方可允許。」劉老笑道：「你們兩個真所謂井底之蛙，不知元武也。你不要輕量他們！可曉得為父昨晚已細細的盤問，真是全美之材。休說別的，就是他兩個所佩的兩口寶劍，不異乾將莫邪之流。若沒有真實劍法，斷不能在他手中。況爾兩個雖說會些武藝，不過是平時玩耍而已，又沒有什麼真傳，怎好與人家比較起來？快不要胡鬧了。」

月華、月英齊說道：「這是終身大事，豈能草草！爹爹若不準與他比較，孩兒們寧受違忤之罪，婚事卻難允准。」劉老一聽，倒覺有些為難。只因曉得自己兩個女兒的性情固執，都是說一不二的人。只得立起身來道：「既然你們定要這樣，且待為父的出去見機行事。看看如何？」說罷，向外就走。心中躊躇道：「早知女兒定要比武，方才恨不該將聯姻的事預先對那管家說出。此刻出去相見，怎麼說法呢！」想了一回道：「有了，我想他們既有寶劍隨身，斷無不會劍法之理，必須如此如此，自然女兒心服了。」想罷，復走進去對月華、月英道：「為父想你們女孩兒家怎好與男子比武！若要見他們的武藝，為父卻有個道理在此，管教你們心服。」遂將自己所想的計較一一說出。又道：「這個計較如何？」院君在旁聽了道：「這卻甚好。竟是這般吧！」月華、月英齊道：「只要得見他們本領，就遵爹爹吩咐便了。」

劉老大喜。又怒匆匆地走到外面，見了楚材、文龍，施禮坐下道：「昨晚深感大德，保全老漢一家，恩同再造。方才托尊管轉達的話，怎麼竟不能俯就？莫非嫌小女蒲柳之資，不足與高賢匹配麼？」楚材、文龍慌忙拱手道：「老丈太言重了！晚生們那裡當得起。只因晚生門已有妻室，不好有屈令媛，故此有辜盛意，抱歉之至，還祈老丈勿罪。」劉老道：「老漢自有道理。且再緩商。」一頭說一頭便偷眼細看。

卻見兩個昨晚所用的劍均已佩在腰間，便用手指道：「兩位所佩的諒非凡品，定然兩口寶劍，可否乞賜一觀，以廣眼界？」楚材、文龍忙把兩口劍解下，一齊呈上道：「雖非寶劍，卻也有個名色，老丈請觀如何？」劉老即忙立起，一總接在手中。將文龍的劍擱在桌上，先把楚材的寶劍看了看，劍鞘上面只見都是金絲盤出二龍搶珠的花紋，中間有兩個大字，卻是銀絲盤成的「巨闕」兩字。劉老深知此劍根源，不覺吃驚！即把劍鞘攔住，將劍抽出，隱隱有鐘磬之音。剛抽一半，只覺冷氣侵人，白光閃爍。即忙將劍入鞘。連稱：「好劍，好劍！」又取文龍的劍一看，那鞘上的裝飾也與那柄彷彿。不過所盤的字，卻是用金鋼鑽同貓兒眼鑲嵌成的「湛盧」兩字。更覺耀目增光。才抽得一二寸，更覺滿室寒光，難以睜目，卻不敢再往外抽。只是細細地看了一回道：「老漢說是寶劍，果然眼力不差。這兩劍的名目卻是素所知道，從未見過。原來卻在兩位手內。老漢今日見之，也算不枉虛生一世了！想老漢幼年時也喜劍法。雖曾學過幾路，卻無名師傳授。此時小女輩也是最喜舞弄，然亦不過閨閣中借此消遣而已，其實一無實際。二位有此寶物，劍法定是不凡，可否施展一番，使老漢亦見見世面？」文龍、楚材聽說他女兒也會舞劍，心中已覺歡喜不盡，後來聽他要求施展，更是話中有因。若要推托，便是小家氣了。因此連忙將劍接過道：「既蒙不棄，即當獻丑。但是舞得不好，老丈休要見笑！我們兩個人竟是對舞如何？」劉老道：「這是極妙的了！且請喝杯酒，助助興，再舞未遲。」便對家人道：「快擺酒來。」家人聽說舞劍，大家快活之至，連連答應。不一時，已將酒席擺好。

此時院君已帶著兩個女兒同丫鬟們站在屏門後面張看。一見他兩個人材，滿心歡喜。兩小姐只是低頭不語。丫鬟們卻悄悄地你說一句，我說一聲，無非將沈、張兩個的好處贊個不絕。只聽得劉老說道：「兩位且請用酒！」楚材、文華因見門後有人，料是兩位小姐必在其內，恐怕站久了吃力，忙說道：「我們莫若舞完了再飲吧！」遂各將袍襟掖了一掖，袖子挽了一挽，將劍抱在懷中，一齊走出天井，上下面站立。先有個開門式，舞將起來。

只是光閃閃，冷森森，兩道銀光翻騰上下，宛似兩條白蟒。起初，還是身隨劍轉，可以注目留神。到後來，竟是使得眼花撩亂。其中的砍劈、撥刺、勾挑、躲閃，無一不精。不要說劉老心花開放，就是那兩位小姐在後面偷看見他兩個舞到妙處，也不由得暗闔心服。兩人將劍舞完，煞住腳步，仍是懷中抱月的架式，一齊站定。面不更色氣不發喘。劉老大贊道：「果是一般的絕技！叫老漢也難分伯仲。辛苦了，請裡面坐罷！」兩人仍將寶劍跨好，走進廳堂道：「獻丑，獻丑！」劉老道：「不必客氣！這等妙計真是絕世無雙！兩位相公若非天神下降，那得有此本領！老漢敬服之至。」楚材、文龍剛要接言謙虛，那文龍的小廝張武嘴快道：

「員外，你道相公們的劍法希奇麼？你還沒有見兩位相公的輕身法哩！若然見了，又不知怎樣的稱贊哩。」劉老驚道：「原來二位還有絕技！這是一發要請教了。」文龍、楚材見張武已經說出，倒不好說不會。只得說道：「這輕身法卻非登高不可，老丈跟前怎好放肆！」劉老道：「說哪裡話來！好得我們裡面也有一個小園，倒不如將這酒席移到園中去，飲過三杯，就在園中一試如何？」那劉家人小廝們聽見又有輕身法看，也不待員外吩咐，一聲地七手八腳將酒席移往園中牡丹亭上。

此時，院君聽得要至內園演技，忙同兩個女兒並丫環們先到園中牡丹亭的左首一間大樓上，將簾子放下，專候觀看。恰好這樓極高，坐在上面，不問哪裡均看得清楚的。故此就在那裡等候不提。

再說劉老再四啟請，文龍、楚材見劉老十分高興，又因自己有意賣弄本領，故亦並不推卻，即相隨劉老進園。到得園中，四面

一看，那園子雖不甚大，卻也點綴精工。花木山石，件件可觀。劉老在前引路，至牡丹亭上坐定。那酒席早已擺好，便相請入席。數杯之後，劉老開言道：「本不敢過於奉瀆，只因老漢愛才如命，是以又欲一觀妙技，望勿吝教為幸！」文龍、楚材早已看見西面一座樓上湘簾之內隱隱綽綽似有女子在內，已知劉老漢有招婿之意，便欣然應允。將身站起，各將外罩脫下，紮縛停當，走至簷前，往對面一看，見有三間大樓，高有五六丈光景，樓層上首左右有兩根柱子，中間還有一層小小佛閣，便一齊聲說「獻丑！」說時遲那時快，早見他兩個將身一縮，腰背一躬，托地的如兩隻雲中飛燕一般，已經輕地落在對面樓屋之上。兩位小姐同院君在簾子中望見，不覺暗暗喝采。劉老在下仰面觀看，亦覺驚喜非常。對自己的家人小廝道：「你們看他兩個真好本事，怎麼一轉眼間就一齊上了屋面呢！」

此時，沈、張兩個欲將全身本領顯出，各將樓面上的柱子雙手一樓，身體一飄，嗤嗤順柱倒身而上。到了柁頭，各用左腿盤在柱上，將身挺個筆直，兩面如兩個一字彷彿。又見楚材將單手一揚，使了個海底撈月之勢，那邊文龍卻將兩手並在一處，做一個童子拜觀音的解數。下面看的沒有一個不高聲稱贊。又見他兩人把腿盤住柱頭，各自把身體滴溜溜地一轉，倒把西面樓上簾子中看的人嚇了一跳。他兩個卻將左手把住柱頭。猛可地各向前一跳，眾人又吃一驚。再細看時，文龍本在西面那根柱上的，卻到了東面柱上。楚材本在東面那根柱上的，卻到了西面柱上。兩人由東面躍到西面，由西面躍到東面，躍來躍去，恰象一對穿花蛺蝶，飛舞不停。躍到中間，忽見兩人各把身子一拳，不知不覺地望中間的佛樓上面躍將上去。

劉老看了，不由得拍手贊歎道：「奇哉，奇哉！這哪裡象兩個人？竟是像兩隻飛鳥。這等技藝卻到哪裡看去！我女若得嫁他兩個，便是一生的福分。老漢亦終身有靠了。」道言未了，忽聽轟的一聲，兩人已經輕地跳下，來至跟前。劉老忙道：「二位身輕如燕，捷若猿猴，雖古之俠客恐未必能駕而上之！老漢素讀劍俠傳，每每私心竊訝，以為未必果有其人，不圖今日獲見二位之英武，古人洵不我欺也！」

沈張二人一面謙遜，一面仍將長衣服穿好，重復與劉老入席飲酒，談今論古，歡暢異常。劉老又漸漸地說到姻事上來道：「並非老漢自輕，定欲將小女奉侍二位衾綢，只因老漢年過半百，膝下無嗣，就只兩個小女，故與荆妻均愛如珍寶，倘一旦擇婿，不慎草草聯姻，則非特有負老漢之初心，則老漢日後亦何所倚靠？況近日海盜甚熾，到處殘虐。此處實非善地，倘猶戀戀桑梓，勢難瓦全。故老漢久欲移徙他處，以避兇險，所苦者不得一武陵源耳。今聞貴處乃聲名文物之鄉，方之敝村實是洞天福地。而兩位又英俊不凡，他日必為國家柱石之臣，故欲小女相嫁者，實有區區一片苦心也。若蒙二位不棄，專候暢游回來，即便舉家相從東歸，不識二位肯俯就否？」楚材、文龍齊聲道：「但恐積棘之林，不足經棲鸞鳳。如老丈不棄荒山，晚生們舍間左右空屋頗多，盡可暫屈車騎，晚生們即當執鞭為之先導。至於令愛一事，晚生二人一則未告椿萱，恐難擅專，二則糟糠已娶，何敢再射雀屏！」劉老道：

「古人云『淑女宜配君子。』小女們雖不敢妄擬河洲，而志節才情，文韜武略，實非庸俗女子之比，二位雖已有夫人，小女亦何妨充為下陳？所謂經權互用者是也。大小女月華當為沈相公側室，二小女月英當為張相公二房。老漢早已決定。至於財禮一節，老漢一門餘生已出二位所賜，豈敢再叨厚禮！但求各留信物一件足矣！」

沈、張二人見他情意殷拳，暗暗思量，若再以虛言相卻，便覺太不近情。遂一齊道：「既承如此錯愛，晚生輩敢不仰攀，請上坐了，受小婿們一拜！」楚材便將一隻太師椅移在中間，文龍去把劉老拉在椅內。先後跪下叩頭。劉老各以半禮答之，大家翁婿相稱。復請岳母行禮畢，回到客房，各向自己行李內尋檢聘物。尋來尋去，楚材尋著了一對玉鴛鴦，卻是家傳之寶。若遇上陣交鋒，藏在盔內，便有兩道紅光衝起，不論一切刀槍暗箭不能近身，真可稱奇世之珍。文龍尋著了一對盤龍寶劍。此劍卻非同小可，不用時，可以盤轉如環，藏於錦囊之內。倘要用著，即將劍柄一晃，便可挺直。這劍因有一對，故又名為雌雄盤龍劍。斬金切玉，鋒利無比。文龍愛如性命。今欲權作聘禮，不得不取將出來。當下兩人取了兩件寶物，仍復進內，呈與劉老。楚材開言道：「小婿等均在客中，金珠彩緞等件，倉卒之間無從購備，小婿惟有玉鴛鴦一對，張賢弟有雌雄盤龍寶劍兩口，雖非上等奇珍，卻也罕見之物，時當隨帶於身，就此作為聘禮，也見小婿等非薄倖之輩，不知岳父以為然否？」劉老連忙接在手中。先把藏那對玉鴛鴦的錦匣打開一看，但見雕刻精工，羽毛畢備，真是活的一般！且光華閃爍，不能注目。劉老知是異寶，把來仍藏匣內。再把那對雌雄盤龍劍取來一看，見那把雌的劍柄上刻著四個字是「超以象外」，雄的劍柄上也有四個字是「得其環中」。兩把劍合將攏來，卻象一隻手鐲一般。不覺暗暗吐舌，也不敢抽出細看，依然藏入袋中，對二人道：「兩位賢婿何必過謙！想此二寶不要說價值連城，就是普天之下求之，恐亦世無其匹。不意異寶皆出於兩位賢婿之門，不獨可賀，而為可敬！老漢當囑兩小女敬謹收藏，以作他日合卺之券也。」說畢，便一齊拿起，走至內室，分別與女兒歸好。又向月華頭上拔下一支金釵，月英頭上取下一支珠鳳，走將出來。把金釵與了楚材，珠鳳與了文龍。各各收好，重復大排筵席，殷勤款待。

過了三日，楚材同文龍商議著要往金焦二山遊玩。一則觀長江之形勢，二則素聞人言，在那裡看旭日初升，卻是奇妙無比。因此二人便告辭起行。劉老夫妻苦苦挽留不住，只得讓他二人起程。劉老又一再囑咐道：「二位賢婿須得早些回來，免得老漢夫婦望眼欲穿！就是賢婿們的府上也要盼望。俗語說的，出門一里，不如家裡。況均有父母在堂，豈可久戀他鄉！總宜早整歸鞭，方是道理。即路途之間，一切也要自己謹慎，不可專仗著自己本領，小視於人。小女們自有愚夫婦照管，不勞繫念。老漢言盡此，望勿以為老生常談，不堪入耳也。」楚材、文龍一齊揮淚道：「岳父金玉之言，小婿等謹當書紳，以矢不敢有負垂愛，致勞遠念也。」言畢，又跪下去叩頭辭別。大家依依不捨，劉老送至門外，看他兩人上馬，直至去得遠了，看不清楚，方才進門與妻女們談論一回，不提。

再說兩人此去不打緊，有分教，一路上引出多少英雄，乾出無數奇奇怪怪的事情，聲名遠震，四海傾心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